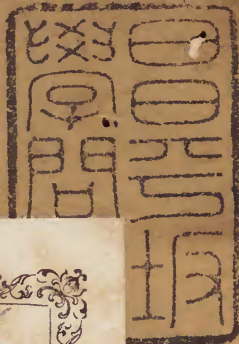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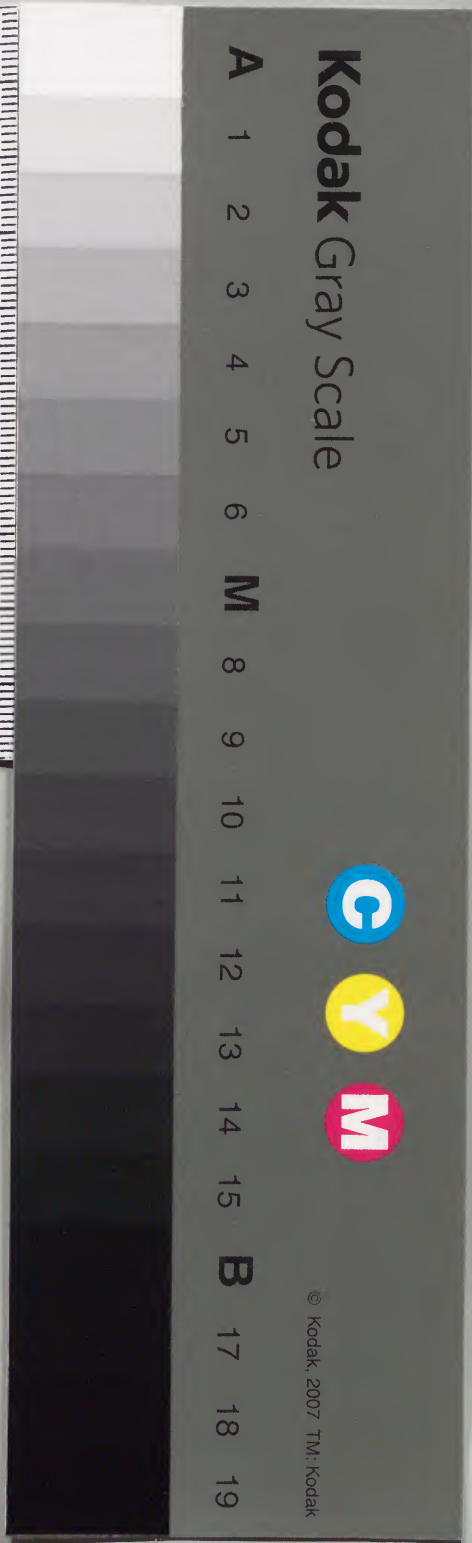
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
卷五
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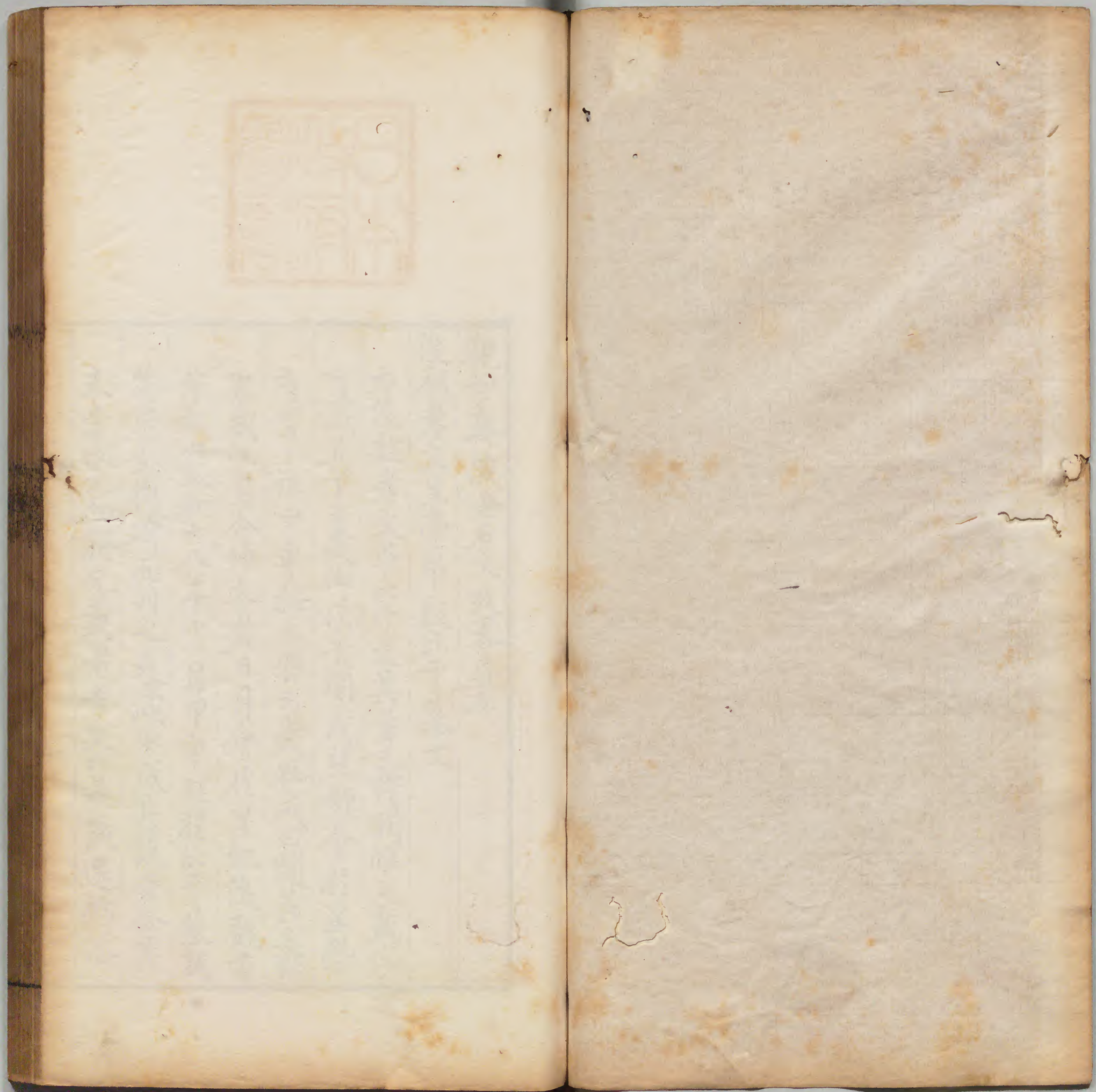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四	七	六
三	四	六	號
六	九	四	類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五	二	四	漢
七	四	七	書
函	六	六	類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76	
冊數	6(3)		
函號	297	122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畧与五

淺草文庫

後魏孝文皇帝弔殷比干墓文

右後魏孝文弔比干文其首已殘闕惟元載字
可識其下云歲御次乎閭茂望舒會於星紀十
有冒之惟甲申按尔雅云歲在戌曰閭茂又鄭
康成注月令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後魏書
孝文以太和十八年十一月甲申經於比干墓親
為弔文樹碑而刊之是歲甲戌其說皆合其
未嘗改元而稱元載者孝文以是歲遷都洛

陽蓋以遷都之歲言之也 金石錄

今在汲縣北十五里比干墓上魏書劉芳傳高祖
遷雒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
弔之芳為注解表上之即此文也

此碑字多別構如葳為蕞菽為蕝菊為
蕞寔為寔箕子為箕子往為佳厥為厥
遭為亶顛為山願辛為亲因為目桴為桴
翱為翱曳為电芙蓉為狀容葩為葩漂搖
為灑颺慮為憶螭為螭商為商帶為帶

訢為訢雛為鷄淘為溜俯為府闔為闔駟
虞為駟驥隨為隨轡為纏吸為歛闕為闕
睇為睇不可勝記顏氏家訓言晉宋以來多
能書者故其時俗通相染尚所有部帙楷心
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
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
體邵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草能旁作長
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帛不成多
所傷敗尔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

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
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
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
傳今觀此碑則知別體之興自是當時風
氣而孝文之世即已如此不待晉亂之餘也
江式表云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
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
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
以釐改後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純

縲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
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於世蓋文字之不同
而人心之好異莫甚於魏齊周隋之世別體
之字莫多於此碑雜體之書莫過于李
仲璇而後之君子旋覺其謬自唐時國子
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而顏
元孫作干祿字書張參作五經文字唐玄
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始漸歸於一矣顧
以此碑出於千歲之遠而與孔壁之文蘭臺

之典同什釵而寶之豈不可笑也哉雖然此碑不傳則唐人正字之功不得而著乎千載也存之以示後人使知趣舍云尔金石文字記後魏太公望表

汲縣古朝歌地相傳師尚父舊居也遺碑一表一表在縣治西南隅晉武帝太康十年三月尚父裔孫盧无忌來為汲令刻石在縣西北三十里廟中北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四月立石司農卿穆子容正書 曝書亭集

水經注曰縣故汲郡治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濤急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常釣於此也今其文曰般溪之山明靈所託般即磻之異文也

水經注又言縣民故會稽太守任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遂立壇祀又言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上有太公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為汲令立碑於其上此碑

是無忌所立無字作况而自稱為太公之裔孫
然則崔盧三姓皆出太公其後人之門弟可
謂盛矣

表云其絕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蓋
壽百一十餘歲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尚
書顧命稱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
太公為齊侯以太公為康王時卒者非矣開
寶中詔修先代帝王祠廟而以鬻熊配
文王召公配武王周公唐封配成王太公畢

公配康王蓋因此碑而誤 三條金石文字記

後魏脩孔子廟碑

李仲璇為兗州都督脩孔子廟建碑事在
興和三年史官稱之是時高歡與宇文泰方
確鬪關洛而東魏又當遷都之際仲璇乃能
改脩孔廟崇尚文儒賢矣碑正書時作篆
筆間以分隸形容奇怪攷古書法大小篆謂
之篆東漢諸碑減篆筆有批法者謂之隸
以篆筆作隸書謂之八分亦謂之隸正書謂

之今隸亦謂之楷然則如此碑篆耶今耶古
今隸耶 石墨鐫華

右曲阜縣脩孔子廟碑兗州刺史李仲璇撰
文并書孝靜帝興和三年十二月立石杏壇之
下碑尚完好雜大小篆分隸於正書中蓋自
太武始先間初造新字千餘領之遠近以為
楷式一時風尚乖別此江著作武所云世易風
移文字改變俗學鄙習炫惑於時者也曩
觀太原風峪高齊時鐫石柱佛經亦多類是

斯亦穿鑿失倫矣仲璇魏書有傳自兗州還
除將作大匠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
州刺史 曝書亭集

魏書李仲璇傳除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
仲璇以孔子廟墻頗有頽毀遂脩改焉即此
碑也其文一行之中有篆有分有隸有草
雜亂無倫而或者以為奇然則作詩者亦
當一自騷一自漢魏一自選一自律而後為奇也
此愚之所不解也引禮記梁木其摧作良木

尤誤 金石文字記

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猛龍為魯郡太守郡人立碑而頌之正書凡
健已開歐虞之門戶碑首正書大字十二尤險
勁又蘭臺之所自出也猛龍不見史冊據碑
諱猛龍字神圖而金石錄有劉乾碑諱乾
字天魏人名字如此亦異矣 石墨鐫筆
右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建自正光三年其得
刊孔林者以當日有興起學校之功也吾於

是乎有感孔子之道若日月然萬物宜無不
向照乃或叛而之佛老何與蓋誅賞者治世之
權聖人者是非所從出也春秋之作所以誅亂
臣賊子者至矣天下之人非者常多是者常
少懼無逃於聖人之誅獨佛老以無所可否之
言暢其清淨寂滅之旨為怕情所樂聞而聖
人者亂世之所惡也元魏之俗事佛尤甚斬
山以為窟範金以為像九層之臺萬金之液
竭民力事之及其既成靡不刊石勒銘以紀

功德斯時也又安知聖人之道哉猛龍為聖
武公軌八世孫方晉之朝士崇尚莊老獨武公
在涼州徵胄子五百人立學校春秋行鄉射
禮而猛龍克循祖父之教脩聖人之學於舉
世不為之時使講習之音再聞於關里噫
可傳也余留大同問拓拔氏故都觀所鑿
佛宮穹碑巨碣已無存者而斯碑在孔氏
之庭歷千年不壞雖更歷千年知莫有從
而去之者此余所為感也嗚呼為政之君子可

以知所務矣 曝書亭集

漢魏碑多隸書此獨楷書而筆法古勁酷似鍾太
傅非後代可及姓名不可攷矣書法高古中復
有秀逸之致為後來楷字之祖碑雖模糊細
既神理猶可因畫沙而知錐之銳也魏儒魚跋
後魏溫泉頌

正書 今在臨潼縣

北齊磨崖報德碑

天保六年釋仙書

北齊平定州磨崖碣

皇建三年

北齊少林寺碑

正書 今在本寺大殿前刻佛像與相里寺

碑製畧同書法甚劣齋作藁 金石文字記

北周豆盧恩碑

史恩附兄寧傳曰永恩今據碑蓋以字行耳

碑稱保定二年贈柱國大將軍涪陵郡公史稱

贈少保幽異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謚曰

敬似當以碑為正碑在咸陽恩墓前隸書

令尹王公家瑞求得之余摹一經多不堪讀而

王公所刻金石遺文尚存強半蓋從碑下錄之

耳 石墨鐫摹

右周少保豆盧恩碑康熙歲戊子觀於稼堂

潘氏書屋恩本前燕支庶姓慕容氏與兄

同州刺史封楚國公贈太保寧先後立功碑云

恩字永恩北史後周書俱缺其名止書其字

永恩附見寧傳惜也後幅湯德不能卒讀

矣宇文建國用蘇綽盧辯輩議禮謚法不
輕假人即宗子維藩弗隱惡德如晉公護曰
蕩齊王憲曰煬衛王直畢王賢曰刺趙王招
曰借陳王純曰惑越王純曰野代王達曰熒紀
王康曰厲而豆盧兄弟或易名以昭或易名
以敬誠厚幸矣稼堂曰昭乎哉子之言也蓋
書之於是乎書 曝書亭集

北周西嶽華山神廟之碑

八分書 万紐于瑾造 趙文淵書 天和二年

碑在華陰縣西嶽廟中

碑文万紐于瑾造趙文淵書按瑾唐瑾賜姓史
稱其著碑頌數十萬言此其一也而文辭殊無
超拔其稱趙文淵云雅有鍾王之筆勢可觀
宇文泰時命文淵與黎季明等刊定六體嘗
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梁主稱之又以題榜功增
封邑除郡守後雖外任每須題榜輒復追之
竇泉賦云文淵孝逸獨慕前蹤至師子敬如
欲登龍有宋齊之面貌無孔薄之心宵然則

文淵書在當時固自知名此碑天和二年造其
書路寢等榜後也故官稱趙興郡守云碑字
小變隸書時兼篆籀正與仲璇孔廟碑同亦
褚河南聖教歐陽蘭臺道因之所由出也江
陵景福寺碑不知存否此則完好無一字磨
泐固文淵之幸哉文淵史避唐祖諱作文添石
墨鐫華

右周天和二年修西嶽碑趙文淵隸書當南北分
爭之時即此文章字畫足以見其景像此古
人所以擬金石之刻猶人之面貌也然是碑好
事家罕收簡翁能搜之淵泉其勿輕以示
人哉 蒼潤軒帖跋

其結銜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內史臨淄縣開國公
萬紐于瑾造此文車騎大將軍儀三司縣
伯大夫趙興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
淵字德本奉勅書余所見碑誤人書人列名
者始此其陰為唐刻華嶽精享昭應之

碑而左右旁各有題名別見於後
万紐于瑾者唐瑾也後周書本傳時燕公
于謹勛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
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為兄弟庶子
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
之賜瑾姓万紐于氏又云封姑臧縣子以平江
陵功進爵為公而不言臨淄者史闕也李昶
樂運傳並云臨淄公唐瑾
又曰趙文深字德本少學楷隸雅有鍾王

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及龔雋
而已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蔡景熙沈
遵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
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游等翕
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
慚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
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
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遠王褒亦每推先
之宮殿樓閣皆其蹟也其書應官與此碑

志同其以淵為深者避唐諱耳

又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也

後周改華州為同州

時屬天

早高祖勅武祀華岳之廟舊在山下常所

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

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

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

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輿

嶽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絕人跡罕通武

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

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

岳上藉茅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

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禋肅至

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

蠶書勞武賜雜綵百匹按武以保定三年出

為同州刺史天和三年轉太傅則此碑正其

在州時立也

四條金石文字記

攝山棲霞寺碑

此碑江總纂卷韋霈書

霈隋文帝時人金陵六朝

遺刻惟始興安成二碑在花林田中此雖陳
 時所立然初本燬於會昌後又重立而石
 復斷僧人契先再依古本寫之則今立於
 殿廡者是已碑內言明徵君初居此與度
 法師講經遂捨宅為寺繼而欲造無量
 壽佛未成而沒子仲璋繼之又言朗法
 師在寺梁帝遣十僧受法又言蕭瞻遁
 跡茲山死葬法師傍又言楚靳尚神受
 戒則今山頂有廟者是已但蕭公之墓都

不可尋而遺刻蓋已剝盡則江總持
 所謂辭題翠琰字勒銀鈎賢於樂
 餌過客宜留者亦有時而泐耶 蒼潤
 軒帖跋

栖霞寺碑文及銘梁尚書江總持撰至宋沙
 門懷則始集右軍書勅之石亦聖教序遺法
 也結體極婉潤逼真第鈎捺處不得其行
 筆之妙耳總持江字佛弟子阿難為總持弟
 一故云祝京兆游栖霞詩所謂宋刻梁文江令

字者是也。搃持平生好佞，其佞佛亦已落綺語障中。是何功德哉。弁州山人稿

正德丙子，余以應試始至南畿。若清涼牛首靈谷雨花臺及聚寶門外諸勝處，無不游而攝山則未一。到嘉靖癸卯歲，得交於雲浦盛君。君雅有棲山之志，寄余棲霞二字，圍竟五尺許，妙甚。然無書者，姓名或是蔡君謨筆。甲子之歲，偶得棲霞寺碑，乃陳韋霈書。後為宋僧懷則翻刻，字畫全擬懷仁集右軍

書體而篆額，題刻之。僧有朋暇日，雨牕因手製成冊。是歲乙丑九月霜降後三日，謝湖老

懶漫記於嘉趣堂

珊瑚經

棲霞寺江令碑，署名陳侍中尚書令宣惠將軍參掌選事菩薩戒弟子江總持王阮亭尚書遊攝山記，稱此碑書法，身不減聖教序。又云江令名總，史不稱以字行，而此署總持。豈後人重書筆誤耶？余於康熙甲午寓棲霞寺數月，遍覽諸石刻，寺僧

為余言江令碑自王公稱之獨者甚眾固知
名家鑒賞之足重也署字之疑自當從關心齋
筆記

僧智永千字文

有項元汴記
又寶墨軒本有徐渭朱之蕃李待問曹溶
孫承澤魏裔介張陞諸跋

智永傳其家逸少法無一筆不合此刻於大
觀間精良可寶也南部新書永居長安西
明寺寫千文八百本但是律名調陽乃真跡蓋

草聖名字似呂故俗本誤作律呂調陽徐
散騎亦誤為呂夫以閏餘對律呂是其義
也今本正作名字石墨鐫華

智永書圓勁古雅無一筆失度妙在於藏鋒
歛態耳余少時任尚書郎曾見縮本真跡
於山陰董氏妙墨滌入膚理涵鬱欲飛真
神物也生時一字敵五萬今當不知何如身奔
州山人稿

智永嘗書千文八百本散在江南諸寺今

尚有墨跡存世宋大觀中薛氏以長安崔氏
所藏真跡刻石極其精善余所收乃當時舊
搨不待驗律名及有方緇摹字而知其妙也
董思白云智永為虞世南之師作永師書當
思永興用筆乃不笨鈍作永興書當思永
師用筆乃不板結

智永年文在宋原有善本歐陽文忠所見本
有後人妄補者遂去二百六十五字蔡君謨猶
曰未能盡去豈歐陽公未見善本耶則薛氏之

功大矣 二條銷夏記

陳明府脩孔子廟碑

陳明府名辨毅字子巖陳宣帝子為曲阜
令修孔子廟仲孝後為文樹此碑之書亦頗
有漢魏分隸法而集古錄金薤琳琅俱不
載唯金石錄有之且都元敬謂隋碑少傳自
云嗜好垂三十年以得皇甫君龍藏寺姚
辯志江夏碑堦記四種皇甫碑唐刻以是
觀之都才有三種余所收乃四碑并常醜奴

誌李淵記為六而皇甫智永不在其中安得
起元敬於九原而詩示之石墨鐫華
觀此碑有五善焉隋帝平陳能內消猜忌
外破形骸帝子王孫量才擢用一善也赫
毅以宮掖昏脆知民社為何物而不卑小官
效官盡職二善也富貴華靡未嘗問學
而解宗孔氏禮虔致俾與泮水靈光並永
三善也曲阜北疆乃知崇隆止陳之裔依
思舊四善也宇內雖平亂形已兆乃知浮慕

文字華銘佳字彪炳翰林五善也世人鄙
隋為閏位文為俗主而其所注曆明主治世或
莫及焉是宜好古者之時有取也八分雖小有
致而醇雅之度已失十七反出唐諸分之下存
之以備一代之製耳墨林快事

安喜李使君碑

奉天鄉人掘得此碑樹之上官村廟前余過觀
搨二帋隸書亦自適逸而碑頗完使君涼武王
之後祖景超負外散騎侍郎父通逸使持節

東南道都督狄道縣開國子季父琰之出牧
荆鄴使君仕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邛州諸
軍事邛州刺史安喜縣公開皇十六年卒十七
年樹碑皆磨之可讀而獨關使君名按使君
與唐同宗官亦不卑隋史無傳遂不可攷使君
祖父季父獨琰之見魏書耳因知史官缺畧如
此類者不可勝計也 石墨鐫華

歷代三寶記

費長房撰

和尚滿德立

龍藏寺碑

正書

張公禮撰

開皇六年

碑在真定府龍

興寺

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
書人名氏字畫道勁有歐虞之體隋開皇
六年建在今鎮州碑云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
子左武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恒
州諸軍事恒府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儼
奉勅勸獎州人一萬共造此寺其述孝儼

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然北齊周
隋諸史不見其父子名氏不詳何人也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寺已廢此碑
今在常山府署之門書字頗佳第不見其
人姓名亦碑以隋開皇六年立而張公禮猶
稱齊按周武帝建德六年虜齊幼主高常
齊遂滅後四年隋建開皇之號至六年齊滅
蓋十年矣公禮尚稱齊何也 二條集古錄
龍藏寺即今真定府龍興寺碑尚存碑書道

勁亦是歐虞發源但碑立於開皇六年是時齊
滅已久而張公禮尚稱齊官何也又碑稱造寺
者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使持節左武衛將
軍上開府儀同三司恒州諸軍事恒州刺史鄂
國公金城王孝僊史傳逸之遂無所攷 石墨鐫華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而不著書人名
氏集古錄謂寺已廢碑在常山府署之門常山
即今之真定余近以使事過之間府治東二里
龍興寺有古銅佛一軀崇七十二尺閣之覆者

崇百有三十尺與太守同年李君往游其間見
殿前一古碑其趺已沒寺讀之乃公禮文蓋寺
在隋名龍藏歐公謂寺廢寺碑在常山府
署蓋未嘗親歷其地故誤書耳 金薤琳琅
真定府治東龍興寺隋龍藏故址也寺剏於開
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立石齊開
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文恒州齊公後
入於周之文止入於隋而公禮仍書齊官君子不
忘其故國於稱名見之矣流傳宋太祖曾幸

其地寺重建於乾德元年龍興之額所由更也
然歐陽子著集古錄稱龍藏寺已廢遺碑
在常州府署之門則嘉祐間碑猶在寺外也今
入門有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十有三丈中奉觀
世音像高七丈三尺辟四十有二丈目為大佛寺
碑亦具存而終南山釋道宣撰神州寺塔錄鋪
叙佛像顧不及焉何哉若夫隋之碑存於今者
寡矣裝界而藏諸也可 曝書亭集
碑為隋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

僂立而其末乃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
禮撰齊已入周已入隋而猶書齊官蓋君子之能
不降其志而其時之人亦不以為非也其書踐阼
為踐祚何人為河人伽藍為伽藍懷為壞五臺
為吾臺則理之不可通者疑為後人模刻之誤
又宋歐陽公集古錄云龍藏寺已廢此碑今
在常山府署之門此嘉祐八年所書而龍藏寺
乃乾德元年建據文忠集錄之日碑尚不在
龍興此其徙置之由已不可問惟其大書齊官

則必非後人之所加也余攷顏之推仕歷周隋而其
作家訓猶謂梁為本朝蓋同此意其時南北分
疆興已迭代為之臣者雖不獲一節以終而心之所
主見於稱名之際者固較然不易如此然則今人之
不及古人者豈獨書法之陋文字之訛而已哉金

石文字記

隋人龍藏寺碑其書方整有致為初唐諸人
先鋒可存也至碑立於開皇六年齊已久已而張
公禮猶稱齊官書者不以為嫌當時不以為

禁此尚有古道尤可紀也 銷夏記

皇甫君碑

正書 于志寧撰 歐陽詢書 碑在西安府學
金石錄謂常得誕墓志又得此碑與北史及隋
書參攷以正史氏之謬又謂碑與墓志所述亦有
不同墓志今不得見碑在陝西之安府學不甚
缺壞蓋歐書中之得意者也 金薤琳琅

皇甫君名誕歿於隋而碑立於唐以子無逸貴
也于志寧撰歐陽詢書王元美謂此之信本他

書尤為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余謂其勁而不
險特用筆之峻一變晉法耳可為楷法神品碑
舊在鳴犢鎮今在西安府學戊子余君房督學
作亭覆之丙申亭圯碑中斷碑故剝二十餘字
至是又止其五十餘字余所收乃未斷時搨本洵
寶惜之 石墨鐫華

率更書皇甫君碑比之諸帖尤為險勁是伊家
蘭臺發源石刻在西安雖小苔剝差可誦耳
皇甫君名誕任隋死於漢王諒之難者邱典殊

不薄後以子無逸貴於唐始克樹碑噫逝者
有知能無羨秀之歎乎 弇州山人稿

九成井銘主書家牛耳舊矣今石已經洗改不如
此皇甫明公之碑在信本中最為妍潤所惜剥
漫者多工匠不欲示人以關節文就字遂不
可讀余收遠榻未裝之帑手自依行間而葺
之其壞者存其空地倚其上下而承接之粗
足見其大槩此石尚可為不完中之完器也此
石立於隋日乃公少年所書宜其文采之流麗而

神情之暢適與其暮年老筆奉勅矜持者不
同也况皇甫公以開業之元臣狗狂童之大難事
可為倫文應行遠又與一方之奇一夕旦之娛者徑
庭學古又當覽其全而甲乙之也 墨林快事

右歐陽詢書醴泉銘與皇甫君碑詢本在隋末
稱能書入唐為太宗寫九成宮愈翮之自許
然詢亦王魏之類也故誕因歐書留名至今而詢
竟以筆札聖節今二本並裝一函觀者因書
法而愛名教可也 蒼潤軒帖跋

題曰隋柱國左光祿大夫弘義明公皇甫府君
碑銜曰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國
黎陽縣開國公于志寧製銀青光祿大夫歐
陽詢書皇甫君以仁壽四年九月卒而不書立
碑年月按舊唐書于志寧傳貞觀三年累
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殿內宴怪不見
志寧或奏曰勅召三品以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
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
庶子累封黎陽縣公則此碑貞觀初立也其不

書年者不以隋臣而蒙唐號也

隋字作隨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歐陽詢九成
宮醴泉銘王知敬李衛公碑高宗李英公碑
天后順陵碑于敬之華陽觀王先生碑裴灌
少陵寺碑皆然當日金石之文二字通用自司
馬溫公作通鑑以後始壹用隋字而水經注涓
水東南逕隋縣西隨字作隋則知此自古人
省筆之字謂文帝始去走而為隋者未必然
也

杜氏通典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
 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今具官號人名及公
 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
 避此碑中有世子及民部尚書字三條金石文
字記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
 皆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
 陣囿則疑非真再傳為千文為廟堂碑確守
 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
 一皇甫碑與溫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

余幼不學書酷喜藏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

棄之歎清容居士集

隋光祿大夫皇甫君碑唐于志寧文歐陽詢
 書骨氣勁峭法度嚴整論者謂虞得晉風
 之飄逸歐得晉之規矩觀此其振發動盪豈
 非逸於非所謂不踰矩者乎初學者師此以
 立本而後入虞入永入鍾王有所持循而成切不
 難也東里集
 皇甫君隋人而碑則立於唐歐陽詢書其筆帶

有漢人分法是率更得意書王元美云比之諸碑尤為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信然蘭臺道因碑筆帶批得之家學也銷夏記

左光祿大夫姚辯墓誌
正書 虞世基撰 歐陽詢書 大業七年

右隋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墓誌銘虞世基撰歐陽詢正書誌稱辯精於邊事屢立大功蓋老將也其官至大將軍而死謚恭公爵亦尊矣而隋史不為立傳向非率更之書後世

不復知有辯此古人墟墓之文所以必託之名筆豈無意耶 金薤琳琅
為子禱疾疏

此唐高祖也記稱鄭州刺史李淵為男世民目患先於此寺求仙蒙仙恩力甚患得損敬造石碑像一鋪願此功德資益弟子李淵一心供養後署大業二年正月八日按是時太宗才九歲耳而史稱高祖為譙隴岐三州刺史不曰鄭州此亦可以証史之闕 石墨鐫筆

亦世以時文之開
 西史錄世所為
 歲崇大業二年也
 自唐太宗與薛舉
 北齊高祖也時薛
 蓋無音韻
 不數世而解此古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略弓六

幽州昭仁寺碑

正書 朱子奢撰 貞觀四年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
 唐自起義與群雄戰處皆建佛寺云為陣亡
 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高周享
 國各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為民
 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為戰亡之士其實自
 贖殺人之咎尔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

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
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
集古錄

右昭仁寺碑唐守諫議大夫騎都尉朱子奢
撰歐陽公愛其字畫甚工惜無書人氏名金石
錄嘗載其目亦不言為何人書也惟通志金石略
以為虞永興書永興書之傳世者有孔子廟堂
碑然此不類而金石略乃謂出於虞公當必有
所據昭仁寺在邠州西八十里昔唐太宗與薛舉戰

爭之處正德癸酉余以使事道邠州得搨其本
字畫若初刻者真可寶也朱公余鄉先生唐史
有傳其文字人間罕存可見者僅有此耳
金
籙琳琅

碑在長武縣朱子奢撰無書者姓氏余觀其
筆法大類廟堂廟堂豐逸此稍瘦勁廟堂
五代重勒此伯施真跡也歐公亦不言誰書鄭
樵直以為伯施都元敬謂必有據而曹明仲
曰歐陽通書通書道因諸碑殊與此不類按

舊唐書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為
隕身戎陣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
為之碑此破薛舉處也又通本傳少孤母徐
氏教以父書儀鳳中始知名貞觀三年至儀
鳳元年四十八年道因碑書在龍朔三年去
貞觀三年六三十五年則此碑非通書明
甚而虞與朱同事其為虞書無疑曹明仲
又以虞恭公碑在宜祿巡檢司虞恭公溫彥博
也陪葬昭陵正在醴泉宜祿巡檢司即今長

武縣明仲蓋誤以昭仁為恭公耳且恭公碑亦
是信本書非通也明仲之誤如此據其言者
可謂無目 石墨鐫華

余幼讀永辨集古錄所評昭仁寺觀之而此碑久
無傳求得碑陰一帋即有歐說又有蔣之奇輩
題名於是心愈思一當之為快後乃於一故家得
敗者四本高價都市之歐敗太宗懼殺人之名禍
以湯武為比全不見史湯武未一敗安得殺義旅
太宗敗於仁杲損亡甚眾其閉營老其師之後一

鼓而勝直追而無戰遂取之未嘗多殺彼人也
其立寺追薦專在我兵而彼人附之文中自明歐
未嘗一覽而遽為立論真可笑也至於謂其以
殺人為歎是長人主喜殺之心而先王恤仁獎義
之典皆可為用其害於萬世可勝言乎所以然
者只是為儒者所惑爭先闢佛不顧其言
之合否也唐文皇此舉真孟子所云不嗜殺先
王不忍人之心也 墨林快事

昭仁寺為朱子奢文不著書者名鄭樵金石略

以為虞世南細閱之筆致娟秀尔雅非永興不能
也舊唐書載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為
墮身戒陣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為
之碑此碑立於幽州乃破薛舉處也文既為朱
則字為虞更足據耳 銷夏記

呂州普濟寺碑

正書 許敬宗撰 貞觀二年

右呂州普濟寺碑貞觀二年許敬宗撰呂州者
霍邑也高祖義兵起太原始破宋老生於此義寧

元年乃以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置霍山郡武
德元年更曰呂州太宗十七年廢 集古錄
臨淄郡公房彥謙碑

八分書 李百藥撰 貞觀五年

彥謙玄齡父也在隋任司隸刺史出為涇陽縣令
卒官不大顯而隋書立傳二千餘字者蓋修史時
玄齡方為宰相故也彥謙自曾祖而下三世皆封
壯武侯隋唐史玄齡碑所書皆同獨此碑作莊武
未知孰是碑李百藥撰歐陽詢八分書在今齊州

章邱縣界世頗罕傳

房彥謙碑陰具載彥謙歸葬恩禮儀物之盛太宗
遇玄齡可謂厚矣蓋厚其禮所以責其報也太宗可
謂善任人矣 二條金石錄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
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
武縣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
武故城在萊縣即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
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

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並作
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注作莊 金石文字記
房梁公碑

正書 褚遂良書

右唐房玄齡碑文字磨滅斷續不可攷究惟
其名字僅存其後題脩國史河南公而名姓殘
闕者褚遂良也按舊唐史云玄齡名喬字玄齡
而新史乃云名玄齡字喬今碑所書與新史合惟
宰相世系表又云玄齡字喬松者不知何所據也

金石錄

碑已泐僅存六百餘字褚河南正書結法與聖
教序同可寶也舊唐書諱喬字玄齡碑曰諱
玄齡字喬當是以字行后以名為字耳新唐書
從碑 石墨鐫華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正書 李百藥撰 歐陽詢書 貞觀五年

歐陽率更書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介冑有不可
犯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山谷集

唐貞觀間能書者歐陽率更為最善而邕禪師塔銘其最善者也至大戊申七月中袖此見過為書其後吳興趙孟頫

吾家率更書流傳人間甚多邕禪師塔銘乃其絕佳者此帖臨摹鐫搨又其絕精蓋是舊本至元庚辰二月丁亥歐陽玄題李宗道所藏歐陽率更姜白石以為追繼鍾王今觀此石刻尚使人驚絕矧真跡哉因知白石之論為信然此化度寺碑蓋舊本收者宜寶藏之至元六年歲

康辰三月十六日康里巉書三條郁逢慶書西題跋記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漁仲金石略所載凡二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惟僧邕塔銘及醴泉銘而已二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無精妙之本余嘗于越見胡文恭公所藏醴泉銘肥瘦適均精彩煥發識者定為初刻今觀此塔銘其神氣絕與之類誠可寶玩也然塔銘尤信本得意書姜堯章謂勝於醴泉疑又於神品其亦知言也哉元諸大老真品評於其間者

凡十又三人余尚何言庸掇拾緒餘而書於左方云
宋鑿坡

趙子固以歐陽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雖不敢謂然其是率更碑中第一而化度尤精緊滌合體方筆圓之妙而殘缺尤甚昔年得一本僅二百餘字後又致一本雖剝蝕其可讀者幾再倍之當是前百年物而字意小緩散不能如前本之精勁也豈搦手微劣故耶因合而識之俟明窓細展究其所以異可也
弇州山人稿

余兒時亟聞先慈庵府君稱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宮右而未獲見每以為恨今太師英國張公廷勉間出所藏舊帙乃駙馬李子期家物銘叙畧備其空缺處率用印識若文書家所謂蓋印者帙後若趙松雪揭曼碩巖子山諸公皆有題識惟謝端所謂藏鋒王沂所謂神氣滌穩者最為得之周馳云石刻羽化久矣則此固二百年前物也張公博雅好文事尤重世澤其永寶之不獨如李氏所識也正德五年八月十

日長沙李東陽識 懷麓堂集
右歐陽率更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石本
王魯齋先生自言兒時見其兄以此臨學時二
百四十餘字其兄亡後魯齋求補為全文而妍媸
自見景定庚申人日所為跋如此至咸淳己巳春
又得河南范諤隆興初跋尾云慶曆初其高父
開府公諱雍奉使開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
視之迺此碑稱歎以為至寶既而寺僧誤以為石
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

石所在問之僧以實對公求得之為三斷矣乃以
數十縑易之以歸置里第賜書閣下靖康之亂
諸父取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椎搨數十
本已乃碎其石恐流散浙右者皆是物也則以是
為范公家本矣今又百三十年而魯齋六代孫文
英寶藏之如舊比今西安府學本清勁文采相懸
絕矣大抵書法有輕重之勢而近撫石本類皆一體
填湊字內筋脈舉無存者余與他人言多不省
今見此本乃知古人自有真也 春雨集

趙明誠金石錄載化度寺邕禪師塔銘李百
藥撰歐陽詢書貞觀五年十月立即此碑也余
早歲得此碑於崑山沈大中云是黃應龍先
生故物以其殘斷不甚珍賞後過文氏停雲館
間有宋搨本索以觀及其出示大畧不遠雅慕
其舊復手模以歸亦無李百藥字是知此碑自
宋已不全矣豈明誠所見又當時之善本與金
石評攷

此歐陽得意之筆未收有舊搨是本乃經重刻

每行缺其半中間更有節去損壞不可摹之
字遂可讀者少字亦直存其大都令其峭拔
獨立之神雋時化而為穩重綿密之色所軼去
者多矣其蕭疎冷澹之致尚存二三焉者古人
名法時其不泯不得視為殘廢之物也墨林快
事
墨林快事云此歐陽得意之筆未收有舊搨
舊搨自屬難得而重刻碑誠亦足寶余妹夫
陳蓋之家有先世所遺碑石余借得搨之蓋除
去所缺入刻者雖其文已不可讀其存者字不

糶糊所謂峭拔獨立之意未為全失也 光暎識

褒國公碑

右段志立碑以唐史攷之多不合云公諱某字志
立而其名已殘缺然始初不載其名也碑云鄒平
人而史云臨淄人碑云謚忠壯而史云謚忠肅舊史
亦作忠壯與碑合又碑云圖形戢武閣按唐史及
諸書功臣圖形皆云凌煙閣初余得河間王元
碑云圖形戢武意謂凌烟先名戢武後改之尔今
得斯碑亦同由是益知前言之不謬二碑皆當時

所立不應差誤也 金石錄

公封褒國公時亦授金州刺史見舊唐書而新唐
書亦削之何也且史云志立父偃師至郢州刺史碑
云散騎常侍益都縣開國公贈洪州都督八州
諸軍事謚信公碑云志立從破薛舉劉武周
云而史不書碑云謚忠壯舊史同而新史曰忠肅
其刺謬不合如此惜碑全者僅半尚未得詳攷
尔至如碑書撰俱無名氏書法雖方整不無
少遜崔安上李藥師碑然於正書中時作三

筆分隸是六代遺習 石墨鐫華

祭酒孔穎達碑

正書 于志寧撰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磨滅然尚可讀今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之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勅共修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謬不疑以冲遠為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

勝數幸而因余集錄所得以正其訛者亦不為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 集古錄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世傳虞永興書據碑云穎達卒於貞觀二十一年時世南之已已久矣然驗其法蓋當時善書者規摹世南而為之也 金石錄

孔祭酒碑世傳虞永興書非也冲遠之沒迥後伯施十年豈非當時學永興法者耶然筆

勢道媚亦自可珍東觀餘論

此碑于志寧撰不著書者姓名其書全習虞
永興而結法稍疎自非中唐以後人所辦黃長
睿亦去世傳為永興書非也祭酒沒后永興十
年乃學永興法者書也碑半沒土中據集古
錄已謂磨滅而摘其與史傳不同者傳字仲
達碑字冲遠碑與魏鄭公同脩隋書而傳不
著傳又不著顏達卒時年壽今碑字冲遠
與修隋書事尚如新年壽字半泐隱不可讀

云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薨春秋七十有五然
則歐公所有碑與今碑畧同數百年間豈無
剝蝕之灾且昭陵諸碑多不可讀而孔公碑獨
尚如此或公有功六經而鬼神呵護之耶 石

墨鐫華

孔子廟堂之碑

正書 虞世南撰并書 貞觀四年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字為童兒
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

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迨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 集古錄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石刻在開中余有二本其佳者以乞家弟文雖斷缺不甚剝蝕然是五代時翻本也首有相王旦書碑額蓋舊無額武后增之耳至文宗朝馮祭酒珩請斷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者誤也相王所

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虞書入妙品評者謂其德鄰貞白又謂與歐陽率更齊名而專體過之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又如行人妙送罕有失辭特其傳世頗少常見賈耽相公極稱虞筆末云孔子廟堂碑青箱中至寶而已噫當其時已珍貴如此况千載之後其殘碑斷墨如魯靈光者但再經摹勒雖典刑僅存而風骨鏽蝕所餘無幾慨念唐石不勝色飛 弇州山人稿
嘗記在京師時見世南真跡謂以此文石本進

呈太宗特賜王羲之黃銀印一顆則世南之書
貴重於當時者固已如此但世之人不見真跡故
鮮有知是說者 金薤琳琅
評者謂虞永興書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
又如行人妙選罕有失辭觀此碑果不虛也賈
耽相公云孔子廟堂碑青箱至寶今碑已經五
代翻刻尚尔則當時可知但碑已斷泐在西安
府學予常至其處見碑傍一片石取視之
則碑之破裂者如此恐後人不復得見此書

可勝慨哉 石墨鐫華

蔡咨道以二十萬買未去大周二字本即此刻
乃宋時重勒者永興親受筆訣於永禪師
當時進呈石本唐太宗以右軍黃玉印賜之今
謝表勒在群玉堂帖好事者合觀之可以知
伯施書矣 蒼潤軒帖跋

余幼習此帖亦宋搨本但已經斷折合縫處率
差一行以致裝潢之家前後各不相中幾不
可讀編覓全本了不可得後細詳文義知其

誤由折處跡之每行可失去二三字而已欲改裝之
而帚墨腐敗無可著手乃其鋒稜峭拔情致
溫文視近日搨者不啻千萬因重整其衣飾而
識其概如此然好古之士即片言隻筆玩之可以
有得况琅玕千計固間世之瑰寶也有唐一代雅
尚字學大家之遺造物者亦為呵護種、貞石
色澤如新今有志者不出案頭頓交古哲此
其一也此斗當天是在見知者耳 墨林快事
其書銜曰太子中書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

奉勅撰并書司徒并州牧太子左千牛率兼
檢校安北大都護相王旦書碑額相王者睿宗
也舊唐書宣宗大中五年十月國子祭酒馮
審秦文宣王廟碑始太宗立之睿宗篆額加
大周二字蓋武后時書也請琢去偽號從大
唐字從之此大周字削而相王之銜獨存也其
末曰永興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王
彥超再建則元碑已亡此重刻也
此碑與皇甫誕碑並書晉為骨廣韻晉俗

作肯攷之漢人如韓勅孔廟禮器碑桐柏淮
源廟碑司室宗俱碑巴郡太守張納碑竹邑
侯相張壽碑戚伯著碑金廣延母徐氏碑穀
阮祠碑陰楊震碑陰及魏公卿上尊號奏北齊
南陽寺碑固已書為肯矣漢人碑亦或作肯
後周華嶽頌作肯
故李善注枚乘七發以通厲骨母之場為胥母
之誤而壻字傳為壻再傳為壻三傳為肯四
傳為聾皆胥之變也詩有女同車釋文壻
音細字林作壻戰國
策韓且坐而胥也乎王胥臣之反而行並
作聾書大傳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作聾晉

書五行志淪聾於北音義聾息魚反張駿
傳有黃龍見於捐次之嘉泉呂光載紀迎
大豫於捐次音義捐子魚反次音恣漢書
地理志武威郡有捐次縣此皆胥字之誤
漢仙人唐公房碑壻字作其書幕為莫笑
聾晉王右軍帖有女聾字其書幕為莫笑
為嘆覆魯為覆匱荆為形歌為哥其字或
通或俗而及之為反則重刻者誤也二條金石文字
記
廟堂碑為虞永興得意之書貞觀四年碑成進
墨本賜以王逸少所佩右將軍會稽內史黃銀
印當時車馬填集碑下壇搨無虛日故未久
而壞至五代王彥超翻刻之止存鄧廓耳今

觀此本珠負玉粟神彩照映信為千秋至寶
唐搨久亡恐世無二本昔宋人榮咨道以錢三百
萬購唐搨本在彼時已難得如此矣金石錄
云廟堂碑武德時建而題曰相王旦書額者蓋
應額無額武后時增之尔至文宗朝馮審為祭
酒請琢去大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
時立矣

金石史云唐書法以歐虞並稱然前人之歐若
狂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
詞又虞劉柔内含歐以筋骨外露君子藏器
以虞為優固當至謂秀嶺危峯處之間
起則非也歐虞固可並稱今以存一廟堂碑
已經五代翻刻丰神尚尔映發初刻更不知
何如耶

二條銷夏記

永興廟堂碑唐搨自不可得見矣五代時
翻刻碑亦已殘缺湯惠余所藏一本猶完
好所謂虞書劉柔内含者不失其真信
為善本至可瑤也又松壑顧先生曩自

山左歸贈余一本亦佳未曾訊其所從來按
王司寇居易錄一條歷城門人趙于京豐原
官城武教諭寄其邑二碑尚極完好蓋世
鮮知之摹搨者少故也一虞永興夫子廟
堂碑不減王彥超翻刻西安本云松壑所
贈當即是司寇所賞本也 光暎識

九成宮醴泉銘

正書 魏徵撰 歐陽詢書 貞觀六年 碑在
麟遊縣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歐陽
率更書九成宮即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
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
焉 集古錄

鄭公此文因隋氏之鉅麗歸唐德之儉損
頌而有諷體了然諫錄中語也渤海書
書鄭公語當知合也

書斷謂率更正書出大令森焉若武
庫矛戟虞永興稱其不擇鉅筆皆能

如意高廉亦知愛重遣使請之其名大若
此然太傷瘦儉古法小變獨醴泉銘道
勁之中不失婉潤尤為合作此帖得之十年
前文既殘缺字亦模糊視汴刻猶是未央
瓦差不蕩古意也因識而藏之

復得一本更完整覺精意古色流映眼睫
間摩挲竟時率更之於索靖李陽冰
之於碧落至下馬坐臥味賞旬日不能去
昔人之解則愛之余不解而愛之矣又了不

解不知何也

三條奔州山人稿

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率更令歐
陽詢書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宮為九
成宮永徽中又改為萬年宮在岐州開
皇十三年楊素所治徵言宮城之內本乏水
源六年四月西城之陰土覺有潤以杖導之有
泉隨而涌出因名醴泉按醴泉亦雅曰甘
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甘露雨也而
漢魏郡國與唐離宮皆謂水從地出其味

若醴誤矣 廣川書跋
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
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
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為此銘亦欲太宗以
隋為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
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滌
山道人積精鍊神澤穢日去清虛日來雖
頗清羸而冲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

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二條古今法
書苑載虞集說

歐書皇甫君道勅此碑婉潤允為正書第一
碑已缺殘余曾見一舊搨已為貴人携去浙
中余所收乃二十年前物近復致得數紙其中
被縣令使石工鑿三十餘字則余本又為難
得矣宋趙子固謂率更化度醴泉為楷
法第一今歸然獨存者醴泉耳化度寺在朱
雀街今禾黍離離無復蘭若之跡不知碑

此在何時每至其地悵然者久之石墨鐫華
九成宮近皆湯滅射利者乃妄為洗之其形
模猶昔而韞藉屑越矣况有增註其所缺
二字而以奴書充之更堪穢嘔古跡之不幸如
此余收有舊搨本自二字元缺外字皆完
美如新亦墨本之最希有者也墨林快事
右九成宮醴泉銘魏徵撰歐陽詢正書之合
作者此舊搨本首缺一百十八字嘉靖戊
戌八月朔日重装以善本補之校今流傳者

碑愈殘剥而搨手希墨皆不及遠甚固宜
寶也

右九成宮醴泉銘其文曰維貞觀六年孟
夏之月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宮此則隋之
仁壽宮也又曰粵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丁
亥上及中宮云則是四月無疑新唐書作
三月當以碑為正歐陽文忠集古錄每以金
石正史氏之失至此又復極悟何耶二條金石評
貞觀初歐虞褚薛以王佐才弄翰追配二王

謹嚴瘦勁歐陽絕出流落天壤間者何限
獨化度寺記醴泉銘最為珍玩習之者往往
失其韻致但貴端莊如木偶死於活處鮮
不為吏牘之歸假刻誤人亦罕識真忽見
此本殆未易得反復數日書以歸之北澗集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樵金
石略載九十三種而醴泉銘居其一銘刻於貞
觀六年自貞觀至今七百有餘歲石剝泐已
久世之所傳完善者多非真此本乃毘陵胡

秦公武平故物神韻生動其為初刻無疑
可寶藏也宋學士集

歐陽率更書朱海岳稱其真到內史石刻惟
醴泉銘化度寺二碑特妙化度缺其半醴泉
銘文字可讀者皆後人重摹此本雖有缺
文乃宋搨致佳下真一等者也董其昌觀

於墨華閣因題珊瑚經

余向年於王公惟儉家得醴泉善本僅缺
數字澆桑後竟失之丙戌之春復得此本故

尚方物也雖缺廿餘字然搨法甚精昔人所稱草裏驚蛇雲間電發森々若武庫戈矛者備現帝上令人絕不能有此種蠟真宋人本也率更正書多帶隸法如首行宮字左點作豎筆正鋒一畫乃隸體近年搨本竟是一點大失書家妙旨矣此搨之所以貴舊也

銷夏記

萬年宮銘

行書 高宗御製并書 永徽六年

萬年宮即九成宮改名高宗幸而銘之書之也行草視英公碑尤為勁挺石墨鐫華此唐高宗書也間都活潑不著矜持湊泊之態誠為合作墨林快事

初唐帝王留心書學太宗每得二王帖輒令諸王臨五百遍另易一帖故所書多可觀至太宗晉祠銘不見佳不如淳化帖中諸書高宗萬年宮銘筆致生動有晉人遺致勝似所書李勣碑

碑陰五十餘人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輩
 皆與焉書名大小不倫然皆有法即契苾賀
 蘭亦不草唐人能重書學如此二條銷夏記
 今在麟游縣舊唐書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戊
 戌改九成宮為萬年宮乾封二年二月辛丑改
 萬年宮依舊名九成宮冊府元龜永徽五年
 五月制萬年宮銘刻石於永光門外仍令中
 書門下及文武三品已上并學士自書名位於
 碑陰刻之金石文字記

虞公溫彥博碑

正書 岑文本撰 歐陽詢書 貞觀十一年
 右唐溫彥博碑 歐陽公集古錄跋顏勤禮
 碑後云按唐書溫大雅字彥知弟彥博字
 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
 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
 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齡云
 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籀在唐無
 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按顏之推家訓古

者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之固為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亦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又顏師古匡謬正俗載或問人稱字而不稱名者何也師古攷諸典故以稱名為是蓋當時風俗相尚如此初無義理也然師古既立論以稱名為是而乃以字行殆不可曉也已金石錄率更書溫虞公碑得之鬻書人者殘缺不復可

讀第其字畫之妙不在醴泉化度下如鄭林宗雖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他書不免作李元禮謾之松風矣弇州山人稿

信本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差小而結法嚴整不在二碑下王元美曰如鄭林宗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攷溫公卒於貞觀十一年是時信本年已八十餘而楷法精妙如此虞伯施嘗謂信本齊帝筆豈亦齊老少耶惜碑已殘後世不復見耳石墨鐫華

此碑已久壞下大半皆漫滅不可讀市兒
取其存者而重刻之約得四百餘字余初
見之驚喜求全本三十餘年不可得後得
一本乃工已截去壞字亦只僅五百餘字而已予
深為惋惜最末始得此帋乃未裝者數之
有八百廿餘字鋒芒轉折精神宛在余遂
手為裁潢每行約有廿有三四字各自為
起竟使一覽而知其所缺為何等文義可以遙
度而聯屬之即缺亦足為完想大担字與九

成宮雖相埒而此更瀟灑雍容其玲瓏秀潤
不可以言語形容率更面目千古如對信古
刻之不可及而裝潢之不可苟也因述其求
之艱示後之人焉 墨林快事

此斷碑已亡其半名字皆莫可攷唐書溫彥
博遷中書令進爵虞國公尚書右僕射薨
贈特進謚曰恭蓋虞言其國恭言其謚溫
言其姓也碑有高廉字者即史諫與高
廉抗禮事也碑云無功於月氏即史戰敗

沒於突厥事也碑云李絳見禮者即史云
李綱歎異其卿相才也其為名傳無疑
矣 金石評攷

太常卿薛收碑

正書 于志寧撰 永徽六年 今在醴
泉縣

昭陵陪葬者百六十五人今存者僅十六碑記
中載其十五惟遺此碑先師所錄必目覩其
碑與收得拓本者非然則置之蓋其慎也

碑心存百餘字而額尚完 金石文字補遺

薛收碑文字殘缺其可讀處以唐史校之
無甚異同惟收之卒謚曰懿而史不書尔
又收之子元超據唐史及碑皆云名元超而
楊炯盈川集載所為元超行狀乃云名振
字元超蓋唐初人多以字為名耳 金石錄
此碑殘缺存者數十字耳碑額題太常
卿洛陰獻公據史永徽間贈太常卿而不
書謚見史之佚者多也碑書法亦類王知

敬趙模而無名氏撰者據金石錄為于志

寧石墨鐫華

將軍張阿難碑

碑書大似李衛公碑殘泐特甚中有云內侍

汶江縣開國侯張阿難又云勇冠三軍掃定

河汾等語得無溢美乎唐初開國宦侍為

公侯魚李之禍兆矣石墨鐫華

朝散大夫行潤州句容縣令岑君德政碑

正書 張景毓撰 歐陽詢書

岑君德政碑乃唐雍州錄事參軍張景

毓字燭微撰按碑岑君名楨字德茂南

陽人也祖父本父景倩解褐為軍又為蒲

州司戶參軍又調精補衢州司倉參軍乃

擢授潤州句容縣令是碑因其去而立也碑

今在縣治二門外今年秋余以試事赴句容

既失意日夕游行崇明寺託居民搨數碑

以還柳沂江君指示此及寺中仆地石幢云是

李北海所書又檢書史會要以示句容隱士

若江君者可謂難得矣是日出少時與祝
京兆往復詩稿及宋刻句容縣志自言遠祖
江賓王與朱文公同年家有當時試錄在
鄉中不及取后予迫試事歸昨始寄至因得
摩挲墨本恍憶往事故記之云嘉靖戊午
十月廿一日記 蒼潤軒帖跋
余所藏岑君碑得之吾鄉項氏尾有墨林
先生書云宋搨歐陽率更正書明丁丑又八
月十八日重裱共計五十五楮墨林項元汴珎

藏按碑明是張景毓撰歐陽詢書而蒼潤
軒題云唐業行寺主釋翹徵正書攷金石
錄則云釋翹徵正書所異者作徵作微皆
不言率更書竊謂元碑是率更書翹公
當另書一碑耳余未得見翹公所書本獨
怪率更所書本豈前人多未之見耶先暎識

此本下更州言本... 晉書... 太宗御製并書... 貞觀二十一年... 唐得天下後太宗祠晉侯而為之銘晉侯者... 周唐并後霸天下者也高祖起兵時曾禱於... 晉侯之祠而以是報享之太宗製文并書全... 法聖教序蘭亭而縱橫自如但石理惡歷年... 多其銜鏤之存者無幾耳 石墨鏤華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略序七

晉祠銘

行書 太宗御製并書 貞觀二十一年

唐得天下後太宗祠晉侯而為之銘晉侯者
周唐并後霸天下者也高祖起兵時曾禱於
晉侯之祠而以是報享之太宗製文并書全
法聖教序蘭亭而縱橫自如但石理惡歷年
多其銜鏤之存者無幾耳 石墨鏤華
詳裒周之世天王空寄諸侯力爭而夷狄復割

據僭竊於外所幸齊晉二主創為霸國乃得終春秋而入戰國然相未終世文開累葉况以同姓之親地掩北紀則周之不亡晉實留之居然一中興之業矣不幸六卿瓜分多半異姓而周始零落晉之關於宇宙豈淺唐能褒功千古豈不允合人心乃以禱祠求助之私侈加崇奉寧是神明之曹所願受乎即御製御書不為光也然此碑自予收外游歷南北不聞有見之者則其視高宗他書更為難得亦所合寶

惜者乃指其私仍錄而存之以俟尚論君子采而

壺之云 墨林快事

唐太宗自晉祠興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二年七月御製碑文及銘勒石於赫虞祠東隅碑陰列長孫無忌蕭瑀李勣張亮李道宗楊師道馬周銜名後人覆之以亭而庸工以字畫上石稍淺遂刻而泐之帝嘗自述作書之法惟求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不意為庸工改鑿而骨力形勢俱失矣予嘗五至祠下輒摩挲是碑

覽古興懷集少陵野老詩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書於亭柱富平李因薦見而賞其工因遺書與余定交於其歸也拓銘一本贈之而書其後

曝書亭集

祠在今太原府西南四十里距今太原縣八里而今縣則古晉陽之故地唐時為并州為北都為河東節度使治昔人立廟於此以祀唐州改之北齊書已有其名而唐高祖起兵嘗禱於此冊府元龜太宗貞觀二十年正月幸晉祠

樹碑製文親書之於石今存祠中蓋昔之并都甚大祠去城三四里亦在懸壺山之麓晉水之所發源後人於此引池結亭架橋其上林木翳然足為一方之勝其廟負山而東面者晉水之神南面者唐州之神後晉天福六年封唐州為興安王臺駘為昌寧公而宋時又封晉水為顯靈昭濟聖母節為婦人之像今之人但言聖母而不復知有唐州為古先有土之君矣水經注云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

人踵其遺跡蓄以為沼西際山枕水有唐
 州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北史薛
 孝通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
 通獨捧手不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
 吾何遠恭而無禮將為神笑是則當時之所
 祀者唐州非水神也祠前蓮花臺上有鉄人
 四一紹聖四年一五年造俱完一弘治十一年一無
 年月俱壞今之工不及古也
 碑陰字體不一其上右方云司徒太子太師上柱

國趙國公臣無忌太子太保上柱國宋國公臣瑀
 特進太子詹事兼左衛率上柱國英國公臣
 勣光祿大夫刑部尚書上柱國鄴國公臣張亮
 禮部尚書上柱國江夏郡王臣道宗太常卿
 駙馬都尉柱國安德郡公楊師道正議大夫
 守中書令太子左庶子兼攝吏部尚書護
 軍臣馬周凡七行皆當日書者其餘則皆宋
 人續題錯亂無次其空處又有洪武二年行
 省叅知政事楊憲題而絕無一唐人題者以

御書之碑不敢擅刻也他碑則唐人之題固累
累也

舊唐書東夷傳新羅王真德遣其弟國相
伊耆於金春秋及其子文正來朝春秋請詣
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製溫
湯及晉祠碑并新撰晉書將歸國令三品以
上宴餞之

三條金石文字記

晉祠銘貞觀間樹碑其年月記者亦有不同
而言太宗撰文并書則無異也墨林快事獨

謂為高宗書不知何據光暎識

慈德寺舊宅詩

此唐太宗先後於故宅詩二首人以後題字有僧
惠鑒書遂以詩亦僧書殊不尔盖天聖中已刻
於神世衡必有所本今原搨即不存然既語明
稱字畫損壞復命工刊立而已未言改書則書
仍舊體必矣即未可必為太宗手筆乃其修整
不俗自非惡札其慘慕思之誠尚可見於彷彿
固攷古者所宜急想見者也唐一代書法之妙輝

掩千古自其立國之初已然矣余特為案其故申
之非傳訛也 墨林快事

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

今在寺中其文刻於裴淮碑之上方首曰太尉尚
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侯大
將軍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告柏
谷塢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眾及軍民首領
士庶等末曰四月卅日按舊唐書太宗紀高祖受禪
拜尚書令右武侯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雍州

牧武德元年冬拜太尉陝東道行臺尚書令尋
加左武侯大將軍涼州總管三年加拜益州道行
臺尚書令七月總率諸軍攻王世充於洛邑則
此乃四年之四月卅日也其五月丙寅則世充降而
河南平矣世民二字草書特大乃太宗親書

按碑文
行書

又按金石錄載唐太宗賜少林寺教書八分書
武德二年與此不同或別是一教二條金石文字記

英國公李勣碑

行書 高宗御製并書

公陪葬昭陵碑文高宗製并書行草神逸
 機流後半尤縱橫自如良由文皇藏右軍墨跡
 如蘭亭之類極夥故其父子青宮萬機之暇
 一意模仿以此也碑首御製御書四字大類褚
 登善余曾至碑下見碑高大過房杜諸臣豈
 以陛下家事之一言而為是以報之耶 石墨鐫華
 文皇以絕世之姿而字學又所留神是以凡有制
 作不儉不侈自章心得晉王問安之暇時所佩

服乃既無其天授兼歎其工力而竊効之遂
 沓拖斷截僅存風流自賞之態視之尔日大
 醉之貶不啻倍之恐不得聯翼家雞也然初
 唐之主世以字名亦其貽謀之驗與高宗諸版
 各有致而此又其白眉者况在黃屋因題而錄
 之 墨林快事

驪質廣韻作驪質胡吠切數名似犬多力出西海倒
 一虎者非也五經文字亦云驪于犬反從二虎從貝俗
 以二虎顛倒與說文字林不同此書用俗體倒

一虎而又缺一筆以避太祖諱今人不識之矣蘇文
舉開業寺碑亦用此體尔雅驪有力注出西海
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沈佺期雍州
寄家人詩且懼威非驪寧知心是狼杜甫哀
蘇源明詩不要懸黃金胡為投乳驪寄劉
峽州詩乳驪蹄攀石饑鼯訴落藤注引炙
轂子載驪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饑則馴服
飽則反眼出於西海名之曰驪
梁昇御御史臺精舍碑作驪一武一虎更奇

文選左思魏都賦兼葭驪貝驪貝灌以弱林李善
注引說文曰驪分別也此又一義三條金石文字記

蘭陵公主碑

蘭陵公主太宗第十九女名湫字廉貞駙馬都
尉慶州諸軍事使持節慶州刺史扶風實
懷愍太穆皇后孫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實
德素子也史書實氏二十餘人無德素名而公
主傳但言愍為太穆皇后族子而已此碑亦可
以備史之缺撰者據金石錄為李義甫無書

者名姓而方整勁拔亦歐虞之流亞也石墨鐫華
汝南公主墓誌

行楷 虞世南

昔人於永興率更書俱登品神妙間而往
往左袒永興余初不服之以虞之內似未勝歐骨
蓋謂正書也晚得永興汝南公主誌銘草
一閱見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
外意高可以並蘭亭詩叙治頭眩方卑亦在
枯樹上游則非鄴陽薄冷陰筆所能並駕矣

弇州山人稿

天后御製詩并書一通

王知敬正書永淳二年 今在少林寺

知敬工草及行尤善章草入能膚骨兼有

戈戟足以自衛毛翮足以飛翻若翼大畧宏

圖摩霄矜寇則未奇也 書斷

知敬善隸草行評者謂如麒麟將騰鸞

鳳欲翥墨池編

夏日游石淙御製詩并序

薛曜正書 久視元年 碑在嵩山石淙崖上
右唐武后夏日遊石淙詩并序群臣和者一十
六人河東薛曜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刊於平樂
澗之北崖斯游也新舊唐書本紀均未之書
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
錄及樓大防集而已予友葉封并知登封縣
事撰嵩陽石刻志始著於錄顧刪去九首覽
者不無憾其闕漏康熙己卯九月獲披全文碑
尚完好湯德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為

人擊去然猶可辨識也并辨曩語余澗壁面
水必穴崖棧木乃可摹拓故儲藏家罕有
之余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證國史之謬而昔賢題
咏往往出於載紀之外若賈竦華岳詩李夔
恒嶽詩任要韋洪伏岳觀白蝙蝠詩三衢石橋寺
李諶古風臨朐馮氏詩紀海塩胡氏唐音統籤
恭輿李氏全唐詩集皆畧而不收斯碑亦棄而
不錄世遂莫知睿宗及狄梁公之有詩傳於今予
因為跋其尾 曝書亭集

岱岳觀造像記

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有唐岱岳觀今存小殿
 三楹土人稱為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許
 上施石蓋合而束之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
 文一首或二首皆唐時建醮造像之記周環
 讀之得顯慶六年一首儀鳳三年一首天授二
 年一首萬歲通天二年一首聖曆元年一首久視
 二年一首長安元年一首四年一首神龜元年一
 首景龍二年一首三年一首景雲二年一首開

元八年一首大曆七年一首建中元年一首其空
 處又有唐代人題名書法不一東側面有詩一首
 其下題名西側面題名亦有詩一首中二側面皆
 無字唐碑於泰山者唯此及玄宗泰山銘蘇
 頰東封朝覲頌二文皆磨崖刻於山上而此
 碑在山下以小而雙束故不仆書非名筆故摹
 拓者少而獨完至今因歎唐時六帝一后脩齋
 建醮凡二十許共此二碑亦異乎近代之每歲一碑
 以勞人而灾石者矣但不知趙德甫金石錄何

以不收恐古人碑記失傳者正多身碑為積土
所壅余來游數四最後募人發地二尺下而觀
之乃得其全文云

碑凡大周年者天作而地作壑人作至聖作暨臣
作惠年作率月作田亦作函韻會以函為生字誤
攷此碑及順陵碑函

字並是日作②星作○正作𠂔授作楡契苾明碑
授作𠂔

初作圃唯辰字無可攷疑是應字凡數字作
壹貳參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
其暨曆年記有云設金錄寶齋河圖大醮參

②參古七字太玄經玄攤曰運諸參政玄梘曰梘擬

之二參方言曰吳有參娥之臺晉束皙玄居釋
夕宿七娥之房王

莽候鈕銘候鈕重五十參斤是也後人不知妄於

左旁添鑿三點淺而大又稍偏知非一筆唐碑書
七字亦

有作漆者今墨子書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
士張參五經文字字七作漆後人省筆作柒柒即漆之
草書趙古則謂以七漆二字合成造之非也山海經
剛山多柒木水經注漆水下有柒縣柒渠柒溪字皆
作柒今作柒
又柒之省

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勅表狀
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三十四十字是

知前此皆借壹貳等字矣不知其始於何年也

程大昌演繁露曰古書一為弋二為弌三為弌蓋以弋為母而一二三隨數附合以成其字特不知單書一畫為一單書二畫三畫為二為三起自何時今官府文書凡其記數皆取聲同而點畫多者改用之於是壹貳叁肆之類本皆非數直是取同聲之字借以為用貴點畫多不可改換為姦尔本無義理若十之用拾八之用捌

九之用玖尤為不倫

韻會捌破聲劉欽遜亦有似可初賦石捌破之出

相通者易之參天兩地左傳自參以土則往稱地來稱會是嘗以參為三矣

攷工記錘矢參分弗矢參分莊子參

月而後能外天下史記滑稽傳飲可八斗而醉二參並以參為三

顏子不貳過士

有貳宗國不堪貳為其與正為副則貳之為二尚或可以傳會矣在顏師古時江充傳固已訛大壹為太壹又薛宣傳本曰壹笑為樂而俗本乃改壹笑為壹矢是此時一已為壹矣若元本不用壹字則一字本畫

何緣轉易為壺也又今漢書凡一字皆以壹

代

詩壹醉日富壹者之來大學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周禮典命其士壹命公羊襄二十九年傳許

夷狄者不壹而足

則一變謂壹已在師古之前矣冊府元龜

謂叙傳班壹當作一流俗本改壹為誤非也

然而古今經史凡書千百

之字無有用阡陌之阡伯辨之伯者余故疑舊

本不曾改少畫以從多畫也然不能究其起

自何時

洪氏容齋隨筆曰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

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叁其義皆同隹鳩序

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一也而正文其儀一子表

記節以壹惠注言聲譽雖有眾多者節以

其行一大善者為謚耳漢華山碑五載壹

巡狩祠孔廟碑恢崇壹變祝睦碑非禮

壹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當則

一與壹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

二價者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

二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天兩地釋文云

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

參謂卿三人則三與參通用也

冊府元龜文宗大和二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
二字並却書其本字今按景龍以後碑志
之文固皆書其本字矣不知何以復有此詔
六條金石文字記

昇仙太子碑

行書 天后御書 聖曆二年 今在偃師縣

南三十五里府店

蘇氏山本廟

武曌淫橫千古而亦假借柔翰天之生才於

彼何其不靳也此文未必真出后手當是北門
學士語碑首昇仙太子之碑六大字飛白書
作鳥形亦佳飛白書久不傳於世此其僅存
者耳 石墨鐫筆

武氏北晨淫草唐鼎此書遂欲亂千古同文
之治嘻何其甚也文似北門諸學士手筆意
軟媚無鉄椎之悍馬時意之氣且既為太子
立碑而以蓮花六郎稱其後身得不穢千古
青簡耶為之一笑 弇州山人稿

唐武德舛訛立國規模未定太宗力行仁義而未純繼以高宗之昏前徽幾墮得武曌剛明精密之心思整頓二十餘年而後海內昭然馴致高麗百濟一收服以隋廣之強貞觀之武不能得者以一婦人竟其績即其崇武抑李不無大罪而有功於唐則多矣觀其詞筆之美不遜文皇寧非天挺之豪乎三郎不知妄作遂以亾唐論者貴有目力耳

皇林快事

磨崖紀太山銘

八公書 明皇御製并書

記太山銘唐開元帝製及手書相傳燕許脩其辭韓史潤其筆以故文頗雅馴不猥弱隸法雖小變東京最為穠勁饒古意余嘗游其地度天門造碧霞榭浮雲霧中此銘獨燼然有龍翔鳳翥之態包參軍搨得一本以示予既讀而愛之然竊有慨於帝之侈心也木有蝕蠹入焉當時天下幾小康帝意以前薄秦皇漢武不足道而不知太真林

甫國忠祿山之徒固已乘其侈而入之蠹矣叅
軍得涪州中興頌當時置墨池傍閱之其
迹亂始末有大足相發者噫嘻可畏哉
記太山銘者唐玄宗皇帝御撰及書字徑
可六寸許雖小變漢法而婉縵雄逸有飛
動之勢余嘗登太山轉天門則見東可二里
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於雲烟之
表為之色飛既摩挲久之惜其下三尺許為
搨工人惡寒篝火焚蝕遂缺百餘字傍有

蘇丞相題東封頌正書閩人林煒以四大字刻
其上惡札題名縱橫湮滅不可讀悵然而下
後人事之可憎殆不特此二條奔州山人稿

玄宗御製并書文詞雅馴而分隸道逸婉
潤最為得意之筆刻在太山高崖字大
六七寸石方三丈極不易搨王戶部堯年為
彼中司理見餉一帋如獲明珠石墨鐫筆
唐初諸人隸石猶畧存漢法如孔廟諸碑是
也至玄宗而始一變力超豐艷漢法蕩然矣

所書太山銘字大七八寸雄偉可觀絕勝他書
是其最得意筆 銷夏記

余所收有三本其二本有缺文王弼州所云為
火焚蝕遂缺百餘字是也其一本無一字損
壞鉅鏤俱全當是舊搨無疑 光暎識

御注孝經

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
適之等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
部侍郎出為河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

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
豔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
其時為林甫所壘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
三子同日就隕屬鏤南內淒涼廢食厭代
唐家父子如此循覽遺跡為之慙慨 弼州
山人稿

此碑四面以蟠螭為首鑿嵌精工故非後世所
能開元帝書法與太山銘同潤色史惟則老
勁豐妍如泉吐鳳為海吞鯨非虛語也後有李

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不草
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
王留心翰墨如此 石墨鐫華

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
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其額云大唐開元
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後有天寶
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
國臣李齊古上表及玄宗御批大字草書
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

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脩國史上柱國晉

國公臣林甫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知

文館學士上柱國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等

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 舊唐書
王璠傳

載李絳疏云左右僕射師長麻僚開元中名之宰
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
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勅後乃不著姓
他相階官自吏部尚書而下皆著姓 中間人名

下攬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

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人官銜下不書臣亦

可觀

孝經疏序曰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自西魏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殆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詳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群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

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為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二條金石文字記

玄宗御注道德經

唐石臺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脩宮齋等州皆立石臺刊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群臣請立道德經臺奏荅并書注諸王

列名附唐玄宗諸子十三人字皆一體集古錄
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
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宮齋等州皆
於大觀立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
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
端拱初觀臺已廢沒知州軍事何纘始修
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廢僅
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
為社學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

年之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歸震川集

涼國公主碑

右涼國長公主碑小許公撰而開元帝御書
法過肥然點畫間自有異趣要自唐變此體
帝為最也碑辭大半可讀攷之唐史睿宗第
六女字華莊始封仙源下嫁薛伯陽今碑內
封爵先後同而字乃從花粧非華莊也又稱
歸故丞相虞公溫奏博曾孫曦及攷彥博傳
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伯陽傳尚仙源公主

坐父穆誅流嶺表自殺然則公主固嫁薛伯陽
再嫁温曦史遺曦而碑諱伯陽也 奔州山人稿
此蘇頌撰開元帝命書帝書潤色史惟則而
此碑稍肥要之一變漢法者也公主碑名花粧
史作華莊先封仙源嫁薛穆子伯陽伯陽
坐父穆流嶺表再嫁温彦博曾孫曦史遺
曦不書而碑諱不言伯陽 石墨鐫華
今在蒲城縣其文有云開元十二載八月辛丑薨
於京永嘉里第按唐書天寶三年正月丙

辰朔改年為載而此在其前二十年已云載矣蓋
文字中偶一用之後乃施之詔令符牒耳 金石
文字記

金剛經碑

王知敬正書

任君碑

碑在汾州府南門外二里文侯村任君名恭官
至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臨濟縣開國男貞
觀十七年二月卒夫人郭氏其文有曰未挂東

都之冠先覆北墉之首按論語伯牛有疾注
禮病者居北墉下仁山金氏曰墉字誤當作墉
室中北墉而南墉墉墻也金石文字記
棲霞寺明徵君碑

正書 高宗御製 高正臣書 上元三年

舊唐書明崇儼傳累遷正諫大夫特令入閣
供奉崇儼每因謁見輒假以神道頗陳時
政得失帝深加允納潤州棲霞寺是五代祖
梁處士山賓故宅帝特為製碑文親書於

石論者榮之今按此碑高正臣書史家以御製
并訛為御書耳金石文字記

上元縣攝山佛寺明徵君碑其文唐高宗御
製書之者高正臣也碑立於上元三年徵君者
蕭梁處士山賓寺其故宅高宗以山賓來孫
崇儼入閣供奉特為撰文勒之於石至今
猶完好 曝書亭集

右高宗御製高正臣書王知敬篆額碑陰
有棲霞二大字乃大中庚子歲立今碑乃景

子此即朱芾所謂手摩一丈玉讀盡上元記
者書自聖教序中出極有風骨可愛 蒼

潤軒帖跋

封祀壇記

正書 武三思撰 薛曜書 登封元年

于志寧碑

正書 令狐德芬撰 子立政書 貞觀元年
右唐于志寧碑以攷唐史列傳其微時所
歷官吏多不書今亦不復錄其尤著者碑

云大業十年為清河縣長而傳云為寇氏長
碑云自中書侍郎遷兵部郎中授蒲州
刺史不赴後為衛尉卿判太常卿事以本
官兼雍州別駕遷禮部尚書而史皆不載
中云自侍中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卿遷太傅顯慶四年以
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同
三品今以碑攷之其初拜僕射也未嘗領中書
門下三品至罷僕射乃為同中書門下叅

謀朝政皆史家之誤又按百官志唐初宰相有
參議朝政參預朝政參知政事其後有同
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永淳中遂以平
章事入衙而獨無參謀朝政之名蓋惟見於
此耳 金石錄

涼國公契苾明碑

正書 婁師德撰 殷立祚書 今在咸陽縣
以武氏僭竊之年載亂賊蠢譎之字此穢碑
也收之當愛其字而忘其惡邪是不然扶

餘高句麗等國隋廣富強之世太宗英武之主思
折服之而不能一得志者后能以夷狄歸順之
才驅疲敝渙散之卒勝而敗之而復勝卒疆
理其地而歸之版圖雪千古之憤蓋具開創
之畧故能籠絡駕馭不郵不厭竟應於成
立此碑所述平涼土又其少者耳後世曆數
一統之君問學雄傑之辟能闢其藩離否
其人固窮兇極惡其畧固可取也監古者取
其畧用之不勝於師蛛之經螳之斧乎况其

有功之佐又烏可廢也 墨林快事

此碑立於先天元年十二月乃玄宗受禪之後
而碑猶用武后字又明父何力史作何而此碑
作河又其中特勤字再見皆特勤之訛按

北史突厥傳大官有葉護次特勒通典同温
公通鑑攷

異曰諸書或作勅勤
今從新舊二唐書迴紇傳依託高車臣属

特厥近謂之特勒無君長契苾何力傳父
葛隋大業中繼為莫賀咄特勒隋書高
祖紀突厥雍虞間可汗遣其特勒來朝李

崇傳突厥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

特勒史傳中稱特勒者甚多此乃作特勤

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温沒斯此

皆書者之誤若其中有云玉質金相作箱

鷹揚字前从木後从才又其小失也金石文字
記

李靖上西岳書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劍俠而衛公從之似以任縱
自喜然攷其行事則動以禮法自約又若老
書生此書豪武自將亦既放矣或疑其偽

將其暴侮神羞求合於杳冥者乎亦當時
憤激感慨豪氣未除而然耶劉餗嘗言衛
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後有
聲曰僕射好去後果如言此書殆似或真有
是邪將後人因此附益之乎餗在開元中其
說似有據若可信也 廣川書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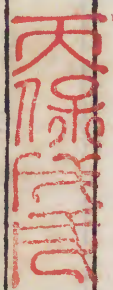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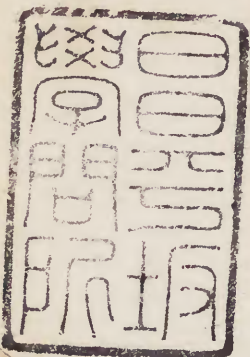
有是書耶又小說載公射獵行雨事殆異人
不可以常理論也書三種潞州者崇寧間刻
藤縣者紹興間刻西岳廟則近刻筆亦道
逸王元美稱之當是潞州本藤縣者不及近
刻又下矣 石墨鐫筆

右唐李衛公布衣時上西岳書真跡蓋厭隋
亂已極負濟世之志奮欲有為而咨之神明
之辭也士重乎立志養氣衛公此書志已先
定而氣蓋宇內矣是以卒能輔明主而建

功業焉其書亦佳石刻在廣西余得之劉長吾
僉事云東里集

世傳李衛公未遇為文告西岳神意在取
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徵時預以帝王自許
者然攷之史衛公初仕隋為殿內直長尋
為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其有
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
載畧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於
未遇時遂知為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

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
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豈衛公之言昧者從而
刻之石按歐陽趙氏所錄皆無之蓋近代作偽
者為之真妄男子也 曝書亭集





日
本
書
府

